



时代在飞奔

辉县散文集

时代在飞奔

——辉县散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时代在飞奔

辉县散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洛阳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5·124 定价 0.42 元

目 录

时代在飞奔

- 辉县见闻 浩然 (1)

惊天动地

- 辉县见闻 浩然 (22)
- 石姑娘赞 侯钰鑫 (45)
- 营寺沟纪事 卞 卡 (57)
- 深山彩虹 栗洪涛 (74)
- 开路闯将 李长华 (83)
- 太行山人的脚步 侯钰鑫 (101)
- 战地黄花香太行 卞 卡 (115)
- 创业者的胸怀 崔登云 (138)
- 车轮滚滚太行山 石振声 (153)
- 鲜红的土地 苗绍南 (167)
- 辉煌的土地 侯钰鑫、孔庆岚、胡石泉 (177)
- 沧桑赋 段同海 (195)
- 山高水流长 卞 卡 (202)
- 渠水奔流 王劲宣 (211)

时代在飞奔

——辉县见闻

浩然

我在河南省辉县，度过了难忘的半月。

这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半个月。每日每夜里，我和同伴迎着曙光走，追着晚霞行，披着星辉露珠奔波。我们从长长的卫河岸边，登临高高的太行之巅，从陡壁遮天的峡谷山村，来到辽阔沃野的平原小镇。热情的主人，什么地方都要带着我们看看；朴实的群众，什么事情都愿意讲给我们听听。我呢，一个文学工作者易于生发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听，想把这里的一切一切的影象和声音，全部地捕捉到手，揣进我那容量并不宽绰的智慧的仓库里。

这是非常非常充实的半个月。每时每刻里，我和同伴为着新的人物感动，受着新的生活鼓舞，面对着美景彩图赞叹不已。我们从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串到普通社员的石垒小屋，从须发银白的老人，访至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在战天斗地第一线拚杀的健儿们，人人都象一棵采摘不完的故事宝树；在改天换地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英雄们，个个都有一座

智慧的湖泊。我呢，一个文学工作者易于冲动的情绪，越来越激荡，不论是看到的事迹，不论是听到的传闻，都似狂风骤雨一般掀翻着我的心潮，把我带到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里。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几年来，我常常跟朋友们抱怨这沸腾的、使人喜爱的、宝贵的时间流动得太快。今日，我又独自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写字台上的日历，十分严肃地告诉我，现在是六月三十日，离开太行山南麓那块使人留恋和怀念的土地，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前，我在辉县招待所的灯光下，激动地写了学习心得体会的题目。直到此时，我才硬强着从忙乱的事务中抢一点空隙，借着我们首都北京的夜半灯火，执笔续写下去。在这告别辉县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又返回长城脚下，跟社员们抚育了树苗，又到北运河畔，同社员们一起享受小麦丰收的喜悦。我总觉得自己没有离开辉县这块光辉的土地。太行山上那峭拔的峰峦，香木河那飞落的瀑布，石门沟那明镜般的水库，洪州城那翠绿的麦田，那一条从县城通过古老名胜百泉，伸展冲越到“盘上”，而后穿过一个又一个地下长城般的隧道公路，……这一切一切，都越来越明丽清晰地活跃在我的眼前。我仿佛还坐在龙王庙村头路边树荫下那平平的屋顶上，听着土梯大队那位支部书记，讲述着娓娓动听的故事；我好象又走进拍石头公社那间吊着接雨苇席的办公室，从公社老书记手里接过一碗香喷喷的蛋汤。“愚公移山专业队”的小伙子，“石姑娘队”的女孩子，号称“积肥专业队”——化肥厂里的那位额头刻下皱纹

的老主任、戴着眼镜的技术员、又黑又壮的青年工人；还有那一伙立志要拿起笔杆子来歌颂自己新生活的农民的后代们……这一个个，都好似还在我的身旁，不，我在他们中间——在一起热情地、推心置腹地谈笑！他们那豪壮的声音，神话般的故事，更加有力地响在我的耳边，不，响在我的心头——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对我的教育越来越明显。可是，这时候，我翻着日记本、采访本，强忍住心跳，问自己：在辉县这半个月，你具体地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到什么？我又一次变得眼花缭乱，感到手里这支笔的拙笨，不知从哪里说起和写起，才能把体会完美、真实地表达出来，哪怕是说出、写出一点一滴也好。

我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一点儿，寻找尽可能准确而简练的语言，概括我的体验和感受。我认为：我在辉县看到了在大寨红旗指引下，大搞社会主义农业的面影！我在辉县听到了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立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心声！在辉县的所见所闻，使我感到，我们的时代在瞬息万变地飞奔！

我们的时代，插了翅膀在飞翔！

我们的时代，安了巨轮，在奔驰！

八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接着澎湃兴起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无产阶级理论学习的高潮，给我们祖国的各条战线，带来多么巨大、深刻的变化呀！把我们的感映镜头收缩在太行山区这一普通的县境来看，它的变化之大，它的前进之速度，同样是惊人的；这变化的幅度和速度，是在跨越

着时代，时钟、月历和年表，都是根本无法计算的。

太行山，是传说中愚公的故乡。这个可爱可敬的形象，是太行山人美好理想和不息追求的化身。可是，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榨、迫害之下，这里的人民，跟全国南北东西每一个角落的劳动人民一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在苦难海中熬岁月。“衣不遮体”，“糠菜半年粮”，是他们生活的具体写照。他们不仅要逃粮荒，还要躲水旱。挂在山岭沟坡上条条的羊肠石路上，那一个连着一个的石窝，不正是一代一代的人民，用汗水和眼泪滴穿的吗？

太行山，是北方革命者的摇篮之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跟全国东西南北每一块土地上的人民一样，奋起反抗阻拦他们前进的敌人。他们建立起一个个堡垒村，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组织一支支民兵武装，赶走进犯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团结起来，闹土改，搞清算，消灭了封建制度；他们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一切，换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天下。那满山遍野，一株株树木，一棵棵秧苗，一朵朵红花，一片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培育和浇灌的呀！

太行山人，把明牌的敌人消灭了，把暗藏的敌人抓出来了，自己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条逆着时代潮流的修正主义路线，梦想拖住时代的列车。这个凶恶的敌人，要尽了阴谋诡计，一阵阴风，一股苦雨，好似无形的绳索，束缚了太行山人的手足；如同凶恶的豺狼，吞噬了

太行山人的时间！看看太行山移动到一九六六年的图景吧！
正象人们用沉痛的心情所描述的那样：

登高往北看，

满眼旧河山；

荒坡接秃岭，

乱石连河滩；

太行山哪，

缺水、少土、行路难！

太行山南麓，地处中原腹地，靠近黄河，是文明开化最早的区域之一。可是，从远古刀耕火种，发展到一九四九年，人们在这块土地上，费尽力气，不闹天灾，每亩只能收获一百斤左右粮食。解放后，人们组织起来了，又因为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积十七年的努力，土地亩产才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时代大变，山河依旧，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勤劳勇敢的太行山人，能不焦急？能不气恼？能不思变吗？可是，怎么改，怎么变呢？这是他们迫切要寻求的答案。

毛主席跟广大人民心贴心，心相连，按着人民的心意，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太行山人民送来了投簧的钥匙，攀登的阶梯。这把金钥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登天的阶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太行山人民，抓住了主攻方向，朝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火！在斗争中，五十五万人民群众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和力量。他们步伐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前

进不停留。他们发誓要做大寨式的人，要走大寨之路，彻底改变太行山区的面貌，为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应做的贡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八年多来，辉县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彻底改变了山河的面貌。他们的步伐，已经大大地跨越到时间的前面。

为了解辉县的巨大的变化，我向县里一位青年同志索要一些基本数字。他很自豪地借给我一份材料。在这材料中，我又发现，他同样是非常自豪地写了一段文字，小标题是“数字的诗篇”：

“辉县群众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常常从地下发现古代先民的文化遗存。那些用粗糙石块打成的斧、镰、铲和纺轮，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殷代早期的劳动工具。那时，农业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生产活动。可是，从那时起，到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解放辉县全境之前，劳动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经营了三千五百多年，而他们一年的劳动，只能从一亩土地上收到一百斤粮食，还要把一半以上缴给地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就是如此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

“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七三年，经过了八年时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六百五十斤。这个数字是解放前近四千年经营成果的六倍半，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经营达到水平的二点六倍。”

一九七四年，他们遭到百年少见的、目前还是不可抗拒

的自然灾害，每亩还拿到六百零四斤的产量。当我回到北京，正在北运河岸边参加收割小麦的时候，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辉县小麦丰收的喜讯。我惊喜地看到：全县五百零五个生产大队，今年队队小麦增产；全县二十六个公社里有二十三个公社小麦产量一季上《纲要》，其中的十五个公社，已经过了“黄河”！我可以肯定，一九七五年，将是辉县人民特大丰收的节日！

是的，“数字的诗篇”，为了说明辉县的巨大变化，我也抄录几行诗的数字：

八年来，辉县人民大打水、土、路的人民战争。

他们通过蓄、挖、截、引、提这个五字方针，因水制宜，形式多样，修建了中、小型水库三十三座；蓄水池八百五十多个；机电灌溉站一百四十处；打机井四千八百多眼；修水泥石砌水渠两千八百多公里，水浇面积达到六十八万亩，占总土地（九十五万亩）三分之二还多。

他们通过拦河造田、顺河造田、改河造田、劈山造田、荒滩造田，扩大耕地面积三万三千亩；修水平梯田三十万亩；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深翻平整。

他们通过统一规划，山区平原一齐行动，荒山造林三十九万多亩；四旁植树四千六百五十多万棵。

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新修公路六百多公里，使百分之九十八的大队通了汽车。

他们自己动手架设高压输电线一千八百多公里，使百分之九十的大队通了电。

他们按着新的办企业路子，建立起化肥、水泥、机械、动力、轴承、炸药、钢铁厂和小煤窑、小铁路等各类的小型厂矿三十三个，初步形成了一个为农业服务的支农工业网。

八年来，他们的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上升，对国家贡献逐步增长。一九六五年还吃国家统销粮一千四百万斤，以后每年向国家贡献的粮食，从三千万斤达到八千万斤。一九七五年，他们将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

数字，有时是枯燥的。但是，这些数字，是五十五万辉县人民用辛勤劳动写出的改天换地的英雄诗章，用战果谱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壮丽颂歌。每一行数字里，包含着多少精神和物质的力量！包含着多少过去千百年世代人民的梦想，今日战斗者们的心血，以及给未来开辟和奠定了多么辉煌灿烂的前程！应当说，我们的数字是丰富的、饱满的，是光彩照人的！

我用今天这些普通的数字，跟辉县将近四千年农业发展的历史长河比了一比，跟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辉县农业建设的成果比了一比，从心里承认这些数字是最优美的诗句。这诗句激动着我的心胸，启发着我的思绪，使我确信不移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历史在前进，我们的时代在飞奔！辉县的历史在前进，辉县的时代在飞奔！

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给辉县的历史和时代插上了翅膀，安上了巨轮，使它以神话般的惊人速度飞奔！

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掌握了人民，为人民所掌握，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的结果！是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首先给我国人民的思想插上了翅膀、安上了巨轮，人民，这个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才推动时代向前迅速地飞奔！

在辉县这难忘的半个月，我不分昼夜地到处走着，看着，听着，“**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细细地思考着，寻味着。我想在这时代飞奔的脚步中，捕捉到我应当而又能够捕捉到的影象，记录下我应当而又能够记录下的音响，学习到经验，吸收到力量。这样使我手里的这支笔，这支立志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终生的笔，更锋利些，以便于努力作战！

这样的愿望实现，当然光靠头脑中的感觉，本子上的记录是不够的，要经过更好的学习和更多的实践，达到真正的理解。现在，不论从时间上，还是水平上说，我都不可能写出一篇合格的心得笔记。

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辉县那火热的斗争现实之中。那些相识的，但还未来得及熟悉的英雄人民，又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把辉县这两千平方公里土地比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战场的话，那么，县委就是一个指挥部。辉县的巨变步伐，首先是从这里打响的第一炮。

路线决定一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辉县人民，对这个指挥

部抱着极大希望。希望领导者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带领他们追赶历史的脚步前进，把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耽误的时间追回来！

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他们办起第一个领导干部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积极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他们想批评，看改变；比先进，找根源；最后制定规划，落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使这些干部受到教育和启发的，是他们想想群众对过去县委领导的批评意见，看看辉县山河面貌的变化程度。革命群众一竿子扎到底地批评说：“解放快二十年，为什么辉县还是照旧穷？你说我们是山区，那么，大寨、林县为啥都变了？人家的山不比我们少，自然条件不比我们好。这是为什么？辉县和林县山靠山、川连川，林县为啥能学大寨，修成红旗渠，改变了面貌，而辉县的面貌却长时期不能改变？”深山区的一些老贫农更是语重心长地批评某些老干部说：“过去咱们一起逃荒要饭，一起受压迫挨剥削，一起抗日、打蒋介石，一起斗土豪分田地，眼下你当官了，坐上小汽车，到处遛，这不是干革命，是看革命，混革命！如今山区人还是肩挑人担，连小平车也推不进去。难道新社会只解放了你们吗？难道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打下江山，光叫你们这样享受吗？”这些热情诚恳的批评，教育了老干部，也警告了年轻的新领导班子。他们注意和记取了历史的经验，并成为思想革命化、继续革命的动力，成为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辉县领导班子的同志明确地认识到：农业学大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学大寨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必须把这件事提到路线高度上来看。“大寨学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就得树立社会主义雄心壮志，就得敢字当头，就得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股子热情，还得有了一步一个脚印的科学的态度。

他们要重新认识辉县。领导干部组成调查组，背上背包，带上劳动工具，还有那一股子火一般追求的心情：爬最高的山，走最险的路，访问最偏僻的山村，了解群众的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一次不行，两次不准，再调查三次、四次。他们一直踏遍了全县五百零五个大队中的四百七十多个大队。太行山的山山岭岭，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留下了他们的声音，留下了他们点燃起来的烈火。这烈火，更炽烈地在他们心胸中燃烧起来！他们的每一步，都是对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流毒的批判，都是对懒汉懦夫世界观的批判。他们说：“什么辉县山多石头多、十年九旱灾害多、大变快变困难多！条件差、困难多，这是客观存在，只要真正认识了它，掌握了它，穷山恶水坏条件可以转化为好条件。比如，修水库有山沟，修水渠有石头，需要水泥、石灰有原料，造林有数不尽的山场，垫地有大面积的干河滩——生产潜力大得很，财富到处都有。更重要的，我们有十五万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有人民公社组织，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一张彻底改变辉县面貌的规划蓝图制定出来了——这是

辉县的一张历史转折的时间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拨正了时代的指针，给时代插上了翅膀，安上了巨轮。

他们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规划变成现实。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辉县就是水缺。要改变辉县的生产条件，保证农业大干快上，他们决心抓水！香木河上的陈家园水库破土动工了。这是辉县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修建的第一座水库。

我来到辉县访问学习，看到他们的第一个战斗成果，就是这座水库。

这是一个巨大的山涧；三面是数百尺悬崖峭壁，来自山西省陵川县的乱水泉，从崖顶上飞落下来，形成烟云般的瀑布，汇成蓝矾色的河流。如今，在山涧出口的地方，又用人工造成一座山涧——拦洪大坝。这道雄伟壮观、别具风格的大坝，吸住了我的眼睛，抓住了我的心，使我惊呆良久。这大坝，不是黄土堆积；这大坝，不是水泥灌注，而是用象桌子那么大的石料，一块一块，一层一层，从地下深处，一直垒到坝顶。而且，每一块石头，都是大小相等、方方正正，那上边粗犷的锤凿纹络，也几乎不差分毫，仿佛是用钢模子浇铸出来的。这样一座高八十多米，长二百多米，宽一百一十多米的大坝，得用多少石料才能积少成多，形成大坝？这一块一块，又得花费多少人力和汗水，才能让坚硬的顽石随心所欲地变化了形状？这实在让人吃惊。

陪同我们前来的刘同志介绍说：制定这座水库修建计划

的时候，县委决定坚持多快好省、就地取材的方针，不花钱购买水泥，到山上开石头。石头要用炸药从山上崩下来，再一块块切开，尤其要一块块凿锻成合格的石料。可是技术熟练的石匠总是少数人。让他们全部出马，光备料就得四年时间。这样一来，有的干部对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方针动摇了，又想拜求“洋”办法。县委马上开会，把稳方向，坚定信心。他们向动摇的人明明确确地指出：只能前进闯新路，不能倒退走老路。县委书记亲自来到工地上，把来这里带工的各级干部召集到一块，学习讨论《实践论》。他又给每个人准备一套锤、钻，领着众人拜老石匠为师，带头学习锻石头。几天以后，他们来到石料场地，一个个坐在那里，握钻挥锤地干起来了。这消息立刻在整个工地上传开。人们跑来看稀罕：第一眼好奇，第二眼感动，紧接着，好多人挤过来要试一试。实践出真知嘛，这一试，尝到了味道，摸着了门路，认识到学石匠没啥了不起。于是，青年小伙子报名学石匠，壮年民工报名学石匠，妇女们更不甘落后，领来锤、钻，成立了“石姑娘队”，也要学石匠。全工地三千五百多名民工，成了三千五百个能够握钻挥锤的石匠了。这样，备料的工程，跟时间一起飞奔：用多少，有多少，石料在前边等着垒砌。这是许多人出乎意料的事情！结果，他们只花三年时间，这座蓄水一千三百七十多万方水的水库，就出现在这里的石涧之中，使太行山区七个公社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干旱耕地，成了保种保收的水浇地。

我听着，看着，那输水洞里的哗哗流水声，那发电站机